

国外战略更新研究综述及未来方向:前因与绩效影响

方 琳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 天津 300201)

摘要:国外战略更新的前因及其绩效关系研究积累下了丰富而不一致的成果,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归纳,将战略更新前因归为外生视角、内生视角、共演视角与活动系统视角,但是战略更新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综述分析了可能原因。最后,提出在战略更新前因以及绩效关系方面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与思路。

关键词:战略更新;公司创业;活动系统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8)12-0058-07

战略更新是在位企业进行的渐进性的组织特征的改变,被看作是公司创业的两个分支研究之一^[1]。从1979年该概念首次被Sandel & Hofer^[2]提出以来,这一领域在国外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学者们围绕着战略更新的内涵、前因、过程、结果以及绩效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着重对有关更新前因与绩效影响的研究进行回顾综述。文献的搜索来自于谷歌学术的穷尽性搜索。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方面进行回顾,一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积累下了丰富而不

一致的研究,通过回顾综述可以为后续研究探明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战略更新的前因与后果研究对企业实践为什么进行战略更新以及可能产生的绩效影响至关重要。

1 为什么进行战略更新

企业为什么进行战略更新的问题,实际上在探讨企业战略更新前因。这是学者们最早讨论的主题,贯穿近40年。本研究根据前因来源的不同,将企业进行战略更新的动因分为4种类型,即外生视角、内生视角、共演视角以及活动系统视角。

外生视角	内生视角	活动系统视角
<p>观点:</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市场需求● 竞争传染● 技术机会 <p>代表研究:</p> <p>Knott(2003) Knott & Posen(2009) Adner & Levinthal(2001)</p>	<p>观点:</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业绩压力● 管理者特征● 管理者与组织学习能力 <p>代表研究:</p> <p>Guth & Ginsberg(1990) Crossman & Berdrow(2003) Hayden(2012) Kuusela,Keil & Maula(2016)</p>	<p>观点:</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活动系统内的相互依赖性内容 <p>代表研究:</p> <p>Rivkin and Siggelkow(2007) Worch et al.(2012) Albert et al.(2015) 方琳等(2016)</p>
<p>共演视角</p> <p>观点: 内外部因素共同演化的结果</p> <p>代表研究: Grinyer and McKiernan(1990) Flier, Van den Bosch & Volberda(2003)</p>		

图1 战略更新前因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收稿日期:2018-04-04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12YJC630042);天津社科课题(TJGL16-036)。

作者简介:方琳(1979—),女,河南驻马店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战略与更新。

1.1 战略更新“外生”视角

该类型的研究学者大都认为,企业“被动”进行战略更新,其触动因素主要来自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比如外部的市场需求,技术机会、竞争等。Knott^[3]则通过计算机模拟提出,企业外部环境中的技术机会、不同企业知识储备的异质性会激发起创新—模仿—再创新的循环,实现持续的更新。更进一步,利用1981—2000年间25个行业2785家企业的23543个数据,Knott和Posen^[4]发现,企业通过R&D进行的战略更新投资的目的在于恢复或重塑自己被侵蚀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另辟新领域。无独有偶,Kim & Penning^[5]对网球拍行业内部企业的研发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会通过优秀运动员的示范使用和广告宣传激发其他企业的竞相模仿,企业这种“逃避竞争”或者“竞争传染”的取向激发了旨在进行战略更新的R&D投资,以便保持各自在市场竞争中的既有地位。这种“红桃皇后(Red Queen)”现象在外因论中比较典型。处在竞争跑道上的企业不得不以竞争对手为参照对象,至少保持在与竞争对手同步的更新速度上,使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处于相对的静止均衡状态。这种情况下,企业更新的动因与目的来自于竞争对手。

不仅如此,纵向来看,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上的更新动因存在差异。Adner & Levinthal^[6]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在技术开发的早期,满足市场需求驱动着创新,也就是顾客需求倒逼了企业创新;在技术开发的后期,市场价格稳定,绩效也基本实现,同业企业为争夺技术疲劳的顾客展开的竞争是创新的驱动力,即有限市场下的同业竞争驱动了企业战略更新。研究也已经表明,企业需要在技术研发通道中保持多个处在不同阶段上的创新技术,保证新产品的持续供应,建立起一个接一个的短暂竞争优势,形成可持续性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某一时间点上,企业战略更新的外部驱动力可能同时来自于需求方和供应方。

除了顾客与竞争对手之外,更宽泛范围的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企业进行战略更新的诱因。Li, Xia & Zajac^[7]利用26400家中国企业的数据发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如果它的经济上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创新性,同时它的政府关系比较好,那么企业的创新业绩就会比较好。在采用开放式创新的企业中,来自外部的知识贡献者,包括前面提到的顾客、竞争者在内,还有供应商、大学科研机构,甚至环保主义者,都会倒逼企业进行战略更新。

综上而言,“外生”视角在早期的战略更新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上述研究的局限同样明显,它无法回答“面临着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同的企业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活动和命运”。

1.2 战略更新“内生”视角

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不必然激发企业进行更新的行为,如果同时企业业绩出现严重下滑则会大大增加更新的可能。早期的战略更新研究都或多或少暗示,在位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才会进行战略更新,对企业当前现状不满的压力是推动战略更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尽管战略更新并不等于优良业绩,但是似乎更新中都暗含着重启增长的期望,比如IBM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大规模战略更新。

不过,业绩下滑并不必然导致企业启动战略更新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资源、管理层等多个因素的调节。Kuusela, Keil & Maula^[8]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的530家企业的收购和剥离行为的数据(1992—2014)发现,当企业面对业绩低于预期表现时,进行资源消耗型变革(收购)和资源释放型变革(剥离)的频率受到企业拥有的财务松弛资源(financial slack)的调节。如果是在多业务单位多利益冲突的组织中,董事会规模和股权的增加可能会压制企业的变革更新^[9]。Karim, Carroll & Long^[10]利用美国46家医疗设备和制药企业从1978—1997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决策者会在产业成长期发起重组,但是会在产业动荡期和管理动荡期减少重组努力,企业会拖后重组,以便等待环境变得更好,比如动荡行降低和产业增长。也就是说,企业通过业务单位重构来完成结构重调的权变量包括产业环境的动荡与否以及管理层的稳定情况。

一些学者提出管理者人口统计学上的某些特征,可能会成为企业战略更新的前因。比如Kwee, Van den Bosch & Volberda^[11]通过对壳牌公司进一个世纪发展历史的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发现,拥有安格鲁——萨克森公司治理定位的高管更可能采取利用性和外部成长的战略更新轨道,而拥有莱茵(Rhine)公司治理定位的高管更可能采用探索性和内部成长的战略更新轨迹。也即是,企业高管的治理倾向会影响企业战略更新路径选择。同样,Heyden^[12]的博士论文进行了5个相关的研究,意图找到高管身上那些驱动战略更新的特征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包括高管团队异质性、高管注意力、中高管构成的多样性、高管经验与愿景等。

更多的学者从管理者的动态学习能力以及由此

带来的组织学习能力与组织吸收能力的提升中寻找在位企业战略更新的前因。Barr, Stimpert & Huff^[13]较早对美国铁路行业的两家企业 25 年的兴衰历史进行仔细分析发现,即使面临类似的外部环境,但是由于内部管理者的学习能力、认知水平的差异,两家企业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基于此,他们认为,组织更新需要企业高管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智模式,并有能力将环境变革与公司战略联系起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来看,这是在强调高管学习(吸收能力),由最初的行为改变(一阶变革)累积到心智的改变(二阶变革),最终引导组织更新。Friedman, Cameli & Tishler^[14]对小型创业企业的研究发现,CEO 可以通过推动 TMT 成员间行为整合和包容性,进而提高组织整体适应环境,进行战略更新的能力。不仅高管的主动学习与调整,中层管理者甚至一线管理者的学习也至关重要。Crossman & Berdrow^[15]认为组织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组织战略,这个学习过程的起点是一线管理者的直觉,包括对市场需求缺口的洞察,对企业自身能力缺口的洞察。

除了管理者的个人学习,组织既有或潜在的吸收能力会推动或者限制企业战略更新选择。Capron & Mitchell^[16]通过对国际电讯行业的访谈加问卷的调查发现,企业现有能力和社会背景与外部能力和背景的缺口(冲突)程度影响企业从内部研发还是外部获取新资源的选择。也就是说,企业现有的知识储备(吸收能力)会直接影响企业获取新资源的能力,体现在二位学者所强调“选择合适的资源获取模式的能力”,即选择能力将决定企业获取战略更新的能力。不过,二位学者隐含的假定是管理者完全理性且外部资源必然可得。Ben-Menaham, Kwee, Volberda & Van den Bosch^[17]利用对壳牌石油的深入观察进一步提出,吸收能力中的潜在吸收能力帮助企业感知和预测环境变化,推动企业的战略更新的进程,使得企业战略更新能够与环境变化趋于一致。这些潜在吸收能力可能包括通过环境扫描、组织内外部边界的扫描而对知识的识别和获取,以及通过创建共享解释与理解而进行的知识同化,在壳牌主要表现为企业研发密度。除了研发活动可以提高组织吸收能力外,Poskela & Martinsuo^[18]从产品开发推动创新的角度也提出,组织中的控制机会也具有不同的推动学习

探索,提升吸收能力的可能。二位学者用 133 个新产品开发项目的前端数据证实,投入控制和内在任务动机对实现战略更新至关重要;而流程正式化与结构奖励对长期的战略更新目标只有中立影响,这也暗示着此类控制方法适合短期利益。而技术不确定性是过程、结果控制与战略更新之间的重要调节变量。

1.3 战略更新“共演”视角

随着企业更新行为复杂度提升,也有学者提出,战略更新应该是多种因素“共演化”的结果^[19]。比如,早期 Grinyer and McKiernan^[20]通过建立模型预测研究发现,组织内外部激发战略变革的因素为企业高管提供了进行战略更新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恰恰被管理者抓住利用。Flier, Van den Bosch & Volberda^[19]综合环境选择、制度环境以及管理者意图三个方面的因素,以金融服务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长期案例研究方法,从共演化的角度来解释大型在位企业如何更新自己适应环境。研究发现,从环境选择的角度来看,在位企业倾向于利用性的更新行为,影响战略更新的内容维度;国家制度环境可以解释企业偏向内部还是外部更新活动的程度,而同一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战略更新行为会趋同;由于受到管理意图的影响,在位企业的更新行为时间维度上表现出企业特有的模式,也就是说,管理意图更多影响战略更新的过程维度。但是 3 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恰恰解释了个体企业战略更新行为相对于单一视角理论预测的偏离。

1.4 战略更新“活动系统”视角

以上关于前因的研究似乎都有意无意的将更新与其他因素隔离开来,从更新之外来寻找更新的刺激因素。事实上,最近的一些研究越来越试图证明,更新活动本身就是下一个更新活动的诱因。企业是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21],研究已经表明,活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能够解释企业战略更新中探索活动程度上的变异^[22]。战略更新活动同样具有相互依赖性,前一个活动的进行可能产生新的能力缺口^[23],激发弥补缺口的新一轮更新活动。这样,活动的结构性相互依赖性会激发企业沿着惯性方向运转,而具有权变特征的相互依赖性(相互依赖性内容)则会推动企业进行适应性更新^[24-25]。

表 1 战略更新前因代表性研究

主要观点		代表研究
战略更新“外生”视角	企业间知识储备的异质性，“竞争传染”激发了旨在进行战略更新的研发投资。	Knott(2003) Knott & Posen(2009) Kim & Penning(2009) Barren & Hansen(1996)
	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上战略更新的前因不同。	Adner & Levinthal(2001)
战略更新“内生”视角	业绩下滑的压力推动企业战略更新，但会受到松弛资源、管理层稳定情况的调节。	Guth & Ginsberg(1990) Huff, Huff & Thomas(1992) Kuusela, Keil & Maula(2016) Karim, Carroll & Long(2016)
	管理层人口学特征激发战略更新：公司治理定位、高管团队异质性、中高管构成的多样性等。	Kwee, Van den Bosch & Volberda(2010) Hayden(2012)
	管理者的动态学习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学习能力与组织吸收能力引导组织更新。	Barr, Stimpert & Huff(1992) Friedman, Cameli & Tishler(2016) Crossman & Berdrow(2003) Capron & Mitchell(2009) Ben-Menaham, Kwee, Volberda & Van den Bosch(2013) Poskela & Martinsuo(2009)
战略更新“共演”视角	战略更新应该是多种因素“共演化”的结果。	Grinyer and McKiernan(1990) Flier, Van den Bosch & Volberda(2003)
战略更新“活动系统”视角	相互依赖性(相互依赖性内容)会推动企业进行适应性更新。	Rivkin and Siggelkow(2007) Albert et al. (2015) Worch et al. (2012) 方琳等(2016)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企业如何通过战略更新获得收益

企业进行战略更新大多暗含重启成长，改变业绩下滑的目的，但成功的战略更新并不等于卓越的绩效，因而，二者关系如何，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卓越绩效也成为部分战略更新学者讨论的主要内容。事实上，Agarwal & Helfat^[26]一再强调，更新的结果只是意味着组织中的某些战略特征被替换或被刷新，并不表示这可能带来什么功能性。在没有进一步调研的情况下，也无法预知这种更新所带来的绩效影响。Poskela & Martinsuo^[18]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个观点。二位学者将

战略更新操作化为一个新产品概念开启新产品开发机会或者市场的可能性，提高市场经验的可能性以及技术经验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更新”的业绩结果更多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模糊的^[27]。

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战略更新周期长、涉及组织内外多层次要素，活动复杂程度往往超出管理者最初预想，对最终业绩的归因则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战略更新的最终效应往往被混到战略变革现象中，而具有广泛意义的战略变革绩效影响至今仍是谜，企业实践同样如此。

表 2 战略更新——绩效关系研究(部分)

对业绩的影响	主要观点	代表研究
积极影响	进行战略更新能够增加企业的长期成功,但是受到权变因素影响重组可以获得短暂的双元收益。	Klammer, Gueldenbergs, Kraus & O'Dwyer(2016) Gulati & Puranam(2009)
消极影响	战略更新带来消极绩效影响。	Hart(1992) Antoncic(2006)
权变影响	收购经验、知识储备优势等会影响收购后的价值获取。	Puranam, Singh & Chaudhuri(2009) Benson & Ziedonis(2009) Sáez-Martínez & González-Moreno(2011) Cuypers, Cuypers & Martin(2017) Linton & Kask(201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现有的研究结果无外乎 3 种可能: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与权变影响。比如,Wiklund^[28]利用瑞典小企业的数据,发现创业导向(包括战略更新)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显著的,长期内不断增加的。这种积极关系突出表现在先动优势、利用新出现的机会,更新能够使企业领先于竞争对手,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超优业绩。Gulati & Puranam^[29]发现组织重组后可能实现补偿性适合(compensatory fit),获得短暂的双元收益。他们以 2001 年思科的重组过程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发现,如果组织追求双元性价值,那么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不一致性正好可以成为用重组方式追求双元性的基础,为公司创造价值。Klammer, Gueldenbergs, Kraus & O'Dwyer^[30]延续上述研究,对澳大利亚、德国、瑞士 500 家在位成熟企业的调查发现,战略更新对组织的业绩感知和长期寿命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但是对于实际的财务业绩的影响却有限。但是几位学者也同时提出,似乎高绩效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战略更新。与之相反,Hart^[31]认为创业战略往往与低绩效相连。Antoncic^[32]在其针对斯洛文尼亚企业的调查中发现了战略更新带来消极绩效影响的直接证据。

更多的研究认为,战略更新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受到权变因素的影响。Puranam, Singh & Chaudhuri^[33]对 1988—1998 年间 IT 行业的涉及 49 企业的 207 个并购案例进行单一问题调研,询问技术并购后选择何种整合方式及其依据。他们发现,收购双方的技术关系会通过选择整合方式的形式影响被收购企业在整合后的创新能力(业绩)。Benson 和 Ziedonis^[34]发现收购者自己的知识比较优势更重要。他们

对 34 家公司进行的 242 个针对技术新创企业的收购发现,CVC 对收购绩效的影响取决于收购者内部的知识基础优势:当 CVC 相对于收购者的 R&D 支出不断增加时,收购业绩增加率呈现递减趋势。并且,持续进行 CVC 投入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Sáez-Martínez & González-Moreno^[27]发现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外部环境的技术密度会调节战略更新与业绩之间的关系。他们对西班牙中小企业调查的数据显示,如果在低技术密集度的环境中,企业间技术合作的业绩就不会太理想。Cuypers, Cuypers & Martin^[35]发现了收购双方在收购经验上的异质性影响企业获取收购价值的大小。他们利用组织学习、谈判和信息经济学的文献,从理论上推断,拥有更多经验的一方将能够从收购中获得更多价值。更进一步,收购经验差异对获取价值的影响依赖于收购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特别是关于收购目标的产品——市场范围,以及交易是否是友善的。跨越 30 年的 1 241 个 M&A 案例支持了作者的上述推断。Linton & Kask^[36]对瑞典 67 家小企业的调查发现,创业对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奉行的战略。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进行创新和主动出击会有比较高的绩效结果,反之,采用混合战略的企业就一定要风险厌恶、低创新,才能去的高绩效。

总体来说,战略更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仍然有许多待解之谜,包括对绩效的衡量、可能的调节变量、中间变量等等。

3 研究评述与未来研究方向

战略更新前因研究伴随着战略更新出现以来 40 多年的历程,学者们从最初借鉴经济学的理论思想从

外部环境中寻找企业更新的动力,到逐渐将视角转向企业内部,探索资源松紧度、共演化的思想,引入心理学、认知理论的思想,讨论管理者注意力及认知变化的主导性作用,抑或将企业本身看作一个生命有机体,从活动系统角度洞悉混沌复杂的自组织过程中的创新与更新。但梳理这条更新前因线索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无一不是从“推动”战略更新或者“刺激”变革的角度来说,换句话说,这些要素都可以看作是战略更新的“推动力”。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更新“推动因素”,为什么还是有企业不能够进行战略更新?难道还有新的推动因素未能发现?抑或是战略更新的前因中本身就不仅仅是推动因素?本研究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即战略更新的前因中包括推动力和阻碍,现有的更新前因研究毫无疑问存在偏颇。恰如一枚硬币的反正两面,某个前因因素本身即可以成为推动力,也会由于过犹不及而转化为阻碍因素。比如组织创新惯例或者活动系统中的相互依赖性,组织中的员工习惯于探索新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任务,或者由于技术活动创新带动了组织结构的调整适应,稳定环境下,这种方式或带动企业保持持续的逐渐更新,并可能积累质的战略转型。在绩效优异的正向刺激下,这种创新惯例或者基于内容相互依赖性的活动更新可能会表现出其路径依赖性,形成惯性或者结构刚性,抑制突破性创新的孵化发展。但是,现有的研究没能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战略更新的动力会转化为阻力?如何转化?动力——阻力的转化过程及权变条件的探索,是战略更新前因接下来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研究内容。

战略更新前因研究的第二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是,缺少一个总体性的架构来整合前因研究。现有的前因研究囊括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混沌理论等多个学科与理论视角,研究结论也包括了环境、高管、活动系统、演化等等。但是,现有研究无法回答的是,到底哪个因素在起着作用?众说纷纭。未来有必要探索整合性框架,构建的结论或许有更加明确的管理实践意义。

关于战略更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现有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一致的结论,这估计是所有管理问题研究中都不能回避的难题。围绕着这个共同问题,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第一,清楚界定战略更新绩效结果的内涵,便于不同研究之间差异的比较;第二,进行量化总分析,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寻找得到大部分研究支持的相对一致的结论;第三,进行长期案例研究,丰富战略更新——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权变量研究。

参考文献

- [1] GUTH W D, GINSBERG A.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11(Summer Special Issue): 5—15.
- [2] SCHENDEL D E, HOFER C W. Research needs and issu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M]// SCHENDEL D E, C W HOFER (eds). *Strategic management: a new view of business policy and planning*. Little, Brown, Boston, MA, 1979: 515—530.
- [3] KNOTT A M. Persistent heterogeneity and sustainable innov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8): 687—705.
- [4] KNOTT A M, POSEN H E. Firm R&D behavior and evolving technology in established industrie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 352—367.
- [5] KIM H E, PENNINGS J M.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renewal in mature markets: a study of the tennis racket industry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 368—383.
- [6] ADNER R, D LEVINTHAL. Demand heterogeneity and technology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1, 47(5): 611—628.
- [7] LI J, XIA J, ZAJAC E J. On the dualit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keholder influence on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Accepted Author Manuscript. doi: 10.1002/smj.2697.
- [8] KUUSELA P, KEIL T, MAULA M. Driven by aspirations, but in what direction? Performance shortfalls, slack resources, and resource-consuming vs. resource-free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5): 1101—1120.
- [9] DESAI V M. 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corporate board influences on organizations' responses to performance shortfall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3): 860—869.
- [10] KARIM S, T N CARROLL, C P LONG. Delaying change: examining how industry and managerial turbulence impact structural realignment [J]. *Academy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3): 791—817.
- [11] KWEE Z, F A J VAN DEN BOSCH, H W VOLBERDA.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s corporate governance orientation on strategic renewal trajectori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Royal Dutch Shell plc, 1907—2004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1—31.
- [12] HEYDEN M L M. Essays on upper echelons & strategic renewals [D]. Nethland: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12, ISBN 978—90—5892—304—2, ERIM reference number: EPS—2012—259—STR.
- [13] BARR P S, J L STIMPERT, A S HUFF. Cognitive change, strategic 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newal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13(1): 15—36.

- [14] FRIEDMAN Y, A CAMELI, A TISHLER. How CEOs and TMT build adaptive capacity in small entrepreneurial firm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6, 53 (6): 996–1018.
- [15] CROSSAN M M, I BERDROW.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trategic renewal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 1087–1105.
- [16] CAPRON L, W MITCHELL. Selection capability: how capability gaps and internal social frictions affe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c renewal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 (2): 294–312.
- [17] BEN-MENAHEM S M, Z KWEE, H W VOLBERDA, F A J VAN DEN BOSCH. Strategic renewal over time: the enabling role of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 in alig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ates of change [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3, 46(3): 216–235.
- [18] POSKELA J, M MARINSUO. Management control and strategic renewal in the front end of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9, 26: 671–684.
- [19] FLIER B, F A J VAN DEN BOSCH, H K VOLBERDA. Co-evolution in strategic renewal behavior of British, Dutch and French financial incumbents: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al selection,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managerial intentionalit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 40 (8): 2163–2187.
- [20] GRINYER P, P MCKIERNAN. Generating major change in stagnating compan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Special Issue(Summer): 131–146.
- [21] SIGGELKOW N. Firms as systems of interdependent choic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 (5): 1126–1140.
- [22] RIVKIN J W, N SIGGELKOW. Patterned interactions in complex systems: implications for explor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7, 53: 1068–1085.
- [23] WORCH H, KABINGA M, EBERHARD A, et al. Strategic renewal and the change of capabilities in utility firms [J].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2012, 24(5): 444–464.
- [24] ALBERT D, KREUTZER M, LECHNER C. Resolving the paradox of interdependency and strategic renewal in activity syste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5, 40(2): 210–234.
- [25] 方琳, 王迎军. 在位企业战略更新驱动因素研究: 活动系统视角 [J]. *科技管理研究*, 2016(22): 221–229.
- [26] AGARWAL R, HELFAT C E. Strategic renewal of organization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 281–293.
- [27] SÁEZ-MARTINEZ F J, A GONZÁLEZ-MORENO. Strategic renewal, co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a contingency approach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2011, 2 (4): 43–55.
- [28] Wiklund J.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 24: 37–48.
- [29] GULATI R, P PURANAM. Renewal through reorganization: the value of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 422–440.
- [30] KLAMMER A, GUELDENBERG S, KRAUS S, et al. To change or not to change—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strategic renewal in SMEs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13(3): 739–756.
- [31] HART S L.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strategy-making process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2, 17 (2): 327–351.
- [32] ANTONICIC B. Impact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y making on growth and profitability: a normative model [J].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 2006, 14(1): 49–63.
- [33] PURANAM P, H SINGH, S CHAUDHURI. Integrating acquired capabilities: when structural integration is (un)necessary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 313–328.
- [34] BENSON D, R H ZIEDONIS.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as a window on new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investors when acquiring startup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 329–351.
- [35] CUYPERS I R P, Y CUYPERS, X MARTIN. When the target may know better: effects of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on value from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3): 609–625.
- [36] LINTON G, J KASK. Configuration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high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7, 70: 168–176.

Review of Strategic Renewal Abroad: Antecedents and Performance Effect

FANG L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1,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antecedents of strategic renewal abroad have got a lot of rich but variant conclusions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By reviewing these research,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y may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perspectives, exogenesis, endogenesis, co-evolution and activity system.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ic renewals and performances of firms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ies and contingencies. Last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about antecedents of strategic renewal and its effect 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strategic renew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system